

劉海峯文鈔目次

天道上

天道下

焚書辯

書戰國策後

春秋發微序

沈荃園詩序

恐吠一首別張渭南

送姚姬傳南歸序

與左君書

答周君書

程書原傳

樵髯傳

江貞女傳

遊黃山記

遊百門泉記

寶祠記

天道中

觀化

羸說

讀伯夷傳

海舶三集序

送葉書山序

贈方抱之序

與王君書

答吳殿麟書

胡孝子傳

吳義士傳

李節婦傳

乞人張氏傳

遊三遊洞記

遊萬柳堂記

脩經精舍記

無齋記

方愷林墓表

下殤子張十二郎壙銘

謝氏妹六十壽序

祭左蘭齋文

家變翁畫像贊

吳君墓誌銘

姚南青五十壽序

祭望溪先生文

祭張十二郎文

劉海峯文鈔

天道上

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昔之人知其然，顧以爲勸善而規過，故爲是殃慶之云，以警愚昧，然不以爲憑也。謂天之愛人甚矣。生百穀以養之也，而又生之膳，螟以害之。生之雞豚焉，而又生之豺虎焉。生之絲枲以爲之衣，生之文梓豫章以爲之宮室，不可謂愛之乎。生之雀鼠以耗其困倉，生之蠹蟊蠹以危其寢寐，可謂愛之乎。毀璣以礫而崇墨以爲朱乎。縶驚駘使馳千里，而驅驥服鹽車乎。藜藿不糝者同憲，而馬醫醫灑削，長使之有餘乎。擲攸其無嗣，而五子乃在登徒乎。水固有不能溼，火固有不能燥也。人固有不可知，天固有不可曉也。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爲粥糜以食餓者，而已且啼飢。分緼履以衣凍夫，而已且號寒乎。剝像設之腸，而神不能加之罰。掘陳人之冢，而鬼不能肆其殘乎。禦人於國門之外，使之抵罪，而貪淋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武之下，蟻或亡矣，而人不顧也。大殺之下，人多斃矣，而天不憐也。彼蒼蒼者，其積氣邪。彼隆隆者，其積塊邪。彼物之生，且死於其間也，其亦有欲其生而生，欲其死而死者邪。其無乃生者自生，而天究不知其所以生。死者自死，而天究不知其所以死邪。貴者自貴，而天不知其貴。賤者自賤，而天不知其賤邪。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人物也，相與同薄於宇宙之間，適會其高者機也，而高矣。適會其下者機也，而下矣。有明則必有晦也。有隆則必有替也。有興則必有廢也。吉一而凶悔吝三也。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其偶而崩也，而天與之爲崩。其偶而竭也，而天與之爲竭。夫天方自救其過之不遑，而又奚暇以爲人之窮通壽夭邪。吾故曰：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

此文欲合莊騷而一之。前面哀怨之音，可續天問卜居。後面揮灑曠逸，又渾似南華嘆睡。

天道中

謂天之渾然無知，則將避善如洗，趨不善如鶩，一任殃慶之自至乎？是又不然。夫所謂天道無知，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君子道其常，天穆然而深厚。其於物也，清者濁者，靈者蠢者，無分於善惡，無一物而不生也。猶父母之於子也，無分於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而不愛也。有聖人者，爲天地立心。於是始有賞善罰惡之權，以爲天補其所不足。夫所謂天者，何哉？宜然而已矣。數雖不可知，而天之宜然者，無不可知。作善不必皆降祥，而善則宜其祥；作不善不必皆降殃，而不善則宜其殃。人猶有情之可通，而天者執一定以相繩。春則必生，秋則必殺，彼皋陶之爲士，亦若是而已。草木有當春而萎死者，而天所以生之之意固未有故也。亦有至秋而華實者，而天之殺之方隨其後也。夫鳥獸惟無知，故父子聚麀，雖當衆睹衆聞之地，而恬不知愧。人之鳥獸行者，必在幽暗無人之中，其知之則以爲恥。故人之爲不善，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己之心，不可以欺心，則不可以欺天。天者何也？吾之心而已矣。今夫憐狷之民，乘時竊位，怙寵立威，黷貨無厭，其有稍異於已，則黜之；甚則夷滅其宗族，慘戮亦至矣。而康甯壽考令終者，不可勝數。彼其心見以爲當然，與鳥獸之聚麀者，無以異也。彼以鳥獸自爲，則天亦以鳥獸畜之而已。士君子有闕，蚤夜負疚於心，而不甯，能逃天之誅，不能逃吾心之誅。天之誅有時至，即有時不至。吾心之誅，寤寐寢驚，無一時去於吾之側也。而將何以堪之？故夫蚤夜負疚於心，而不甯，富壽康甯之所去也。且夫朝廷之法，知而犯之，則罪加一等。天地雖大，鬼神雖幽，亦若是則已矣。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

天道下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文言之言也。文言之言，歐陽子不以爲孔子之言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之言也。古文之言，儒者不以爲尙書之言也。南宮适曰：「羿、稷不得其死，禹、稷終有天下，而孔子不答。」其不答何也？蓋以天無心也，其禍福偶中之於人，而於其人之善不善，未必果以類應也。故謂适之言爲不然，則何以勸天下之爲禹、稷，而懲其爲羿、稷者？謂适不言爲然，則又何以解夫爲羿、稷而得其死，爲禹、稷而究不有天下者？此其故，皆不可言也。不可言，則亦以不言者言之而已。古之聖人，以爲吾生而爲人，善所當爲也，當爲者爲之而已，不計其慶之至也。不善所不當爲也，不當爲者不爲而已，不計其殃之至也。爲善固宜，其慶也慶不至而爲善之心，則甚慊也；而謂其必有慶者，愚也。爲不善固宜，其殃也殃不至而爲不善之事，則難掩也；而謂其必有殃者，妄也。孔子孟子之於人，其所以教其爲善而禁其爲不善者多矣，而未聞有以禍福誘之者。爲善不善可知也，而禍福則不可知也。爲之者我，禍之福之者天也。我則自勉之，而天何容心焉？雖然，嘗竊疑之。三代以上，道出於一，故其天可信。三代於下，道出於二，故其天不可知。可信者，天常有道也。不可知者，天之無道也。天下有道，則道德仁義與富貴顯榮常合。天下無道，則富貴顯榮與道德仁義之分。是故衰亂之世，其達而在上，則必出於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則必至於貧賤憂戚。三代而下，曰堯，曰舜，曰湯，曰文武，若是者必起而爲君。曰稷契，曰益尹，曰旦奭，若是者必起而爲相。降而至於小善一藝之長，莫不起而在庶，宋百職之任，及至周衰，孔子孟子之生，而天下之勢變矣。賢能者鼠伏於下，而不肖者恣睢於上。智詐自驕，頡頏不仁，怙勢襲威，無所顧藉，物產靡敝，而苑囿崇侈。民力竭，塞而敗，遊無度，啗腐啞血，其鋒銳於蟲蟲，而深居高拱，惘然自以爲堯舜焉。當是時，天下之人趨利如鶩，走勢如歸。安知有仁義以居其位之爲貴？安知有廉恥以食其糈之爲美？茫茫乎大造，夫孰知禍福之門，勝負成敗之所分？故夫三代以下，其上之於民，名爲治之，而其實亂之；其天之於人，名爲生之，而其實殺之也。若是者，何也？天至是不能自司其權，而以其權授之於地也。地也者，此盛則彼衰，東替

則西隆。環生迭出，互爲乘除。自近以至遠，由中以達外者也。夫天以福善禍淫爲其道，然而地值其興隆則淫，而得福者其恆，天不得而禍之也。地值其歇絕則善而得禍者其恆，天不得而福之也。蓋地之方興，則強大者皆逼於其間，而天下有道，則其地之強大者，皆有德而賢。天下無道，則其地之強大者，皆無德而不肖。故世治則強大附麗於賢德以俱行，世亂則賢德別離於強大而獨立。是故漢帝興，則蕭曹樊盧從之而俱興；明祖興，則徐常李鄧從之而俱奮。夫蕭曹諸人，豈其有積德累仁，宜爲侯王將相者哉？當其有道，天與地同司其令，聖人中處其間，輔相之而有餘。及其無道，天不能以自主，而使地獨持其權，賢者不幸生其時，則自爲謀而不足，古之聖人，其生非不由於地也，而道合於天，故能興起在天子之位。後之賢人，其生不可謂非天也，而不得其地，故阨窮以終其身。夫地之道日以崇，則天之道日以卑，積而不反，數十百世之後，其必有人與物相易而爲其貴賤者乎？夫青鳥之書，葬經之言，猥鄙不足道，而後世宗之，更千百年而信奉之彌篤。彼亦有見於後世之天不可知，而依於地者，猶爲可恃也哉。

宏放至此，乃見大家本領。

觀化

吾與萬物，羣生於天地之中。其萬有不齊邪？其有至齊者存邪？張目以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以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十，十之十爲百，百之十爲千，千之十爲萬，其紀之不可勝紀邪？其推之而不能自己邪？清者，甯者，靈者，動者，植者，其爲物不同也。而莫非物也。一物一聲也，一物一色也，一物之聲，聲各聲也。一物之色，色各色也。鳥聲之交，交也。鵲聲之植，植也。交交者，人見以爲鳥也。以鳥而聽鳥，則其交交也有萬。植植者，人見以爲鵲也。以鵲而聽鵲，則其植植也亦有萬。彼鳥鵲之於視人也，亦若是已矣。蒼水之民呼

中角黃水之民呼中宮，白水之民呼中商，黑水之民呼中羽徵。雖然，一國一音也，一鄉一音也，一里一音也，一家一音也，一人一音也。自一人推之至於九州，漸之於近也。自九州引之至於一人，漸之於遠也。楚人與越人共語，秦人不能別也。朝夕與游者，足音竟然，不出戶外而辨之矣。一乳而兩子，不相期而與之相遭，庸詎知伯之非仲邪？庸詎知仲之非伯邪？雖然有辨，其父母知之，其昆弟知之，其妻知之，其子知之，其同室之人亦知之。一人之身，兩手也，兩足也，兩眉也，兩目也，兩耳也，兩鼻之竇叶也，一也，不一也。兩手之持，一蛇一龍，兩足之行，一雲一風，兩眉之時，一華一嵩，兩目之澄，一河一江，兩耳之入，一纖一洪，兩鼻之出一雌一雄，羣鳥方哺於林，共出求食，一鳥銜食先歸，其雛望見之，軒口嘈嘈，而衆巢之雛皆伏，彼必有以異其形容故也。游蟻求糈，行乾邱，見魚骨，歸以報穴蟻，穴蟻以上於巨蟻，巨蟻下令珠中，率其卒伍二十餘萬衆，取之適齊，盧過乾邱，得之以去。巨蟻至尋之不見，則怒以游蟻爲謬，妄言欺我，實無魚骨也，乃聲其罪，羣齧而死之。齊之水躁，越之水重，秦之水滑，楚之水弱，燕之水沈，滯宋之水輕清，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南海也。風一也，而不一也。爲凱，爲谷，爲融，爲閭，閭爲不周，爲廣莫，隱隱絃絃者，彼何聲邪？其牛鳴窮邪？其奮往而不知歸者邪？雖然有土焉，有水焉，有石焉，有火，叶焉，石，英也，鍾乳也，甘遂也，大苦也，牛溲也，敗鼓也，參芪也，赤白之砒也，溫涼益損之異施也。爲根，爲莖，爲枝，爲葉，爲華，爲實，爲皮，爲核，爲膏，爲尾，爲頭，爲末，爲中身，爲要節，爲近水，爲附石，爲精粗，爲厚薄，其性之一昭焉，而異宜也。食之使人壽，善而光榮，或鬱滯而蕭索，道之所居，氣與居之氣浸假而有象，象浸假而有數，數也者，不貳善也。數也者，不一者也。奇零也，參差也，自一而長之，以至於無窮也，其可以道里計邪？夫彼司化者，亦乘於氣數之中，而不能以自主耳。非其能爲不齊，而不能使之齊也。鷹爲鳩，鳩爲鼯，田鼠爲青魚，蜻蛉爲捷末，蛾子之爲蠶也，蠶之復爲蛾，而遺其子以死也。非蛾之與蠶，所能自止也。結璘與鬱儀，遇於青冥之野，鬱儀謂結璘曰：吾與若御此輪也。自始有之，而御之者數萬年於今矣，而未之或改也。結璘曰：若欺予哉？若今所御之輪，非若昨所御之輪也。吾今與若

言者之輪，非儒若與吾言者之輪也。饒饒曰：若何以知之？曰：以吾之輪知之。於是兩人相視而嬉曰：吾知之，若亦知之，彼外人不知也。

儒者真實之理，莊生奇幻之文。道不二而數不一，是一篇之主，卻用作中紐。以上說數之不一，是橫說。以下說數之不一，是豎說。局陣亦奇。

焚書辨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夫書秦固未嘗盡焚也。太史公曰：武帝招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之士靡然嚮風。論者謂漢以祿利誘進天下之士，故求經而經亡，而不知經之亡，蓋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漸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榮陽，而蕭河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

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與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如線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墍，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甍以去，而遺其樑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新營，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顧遺其樑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而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者，惟知有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與。嗚呼！方沛公之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藏尙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項羽不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真所謂刀筆之吏矣。相其文勢，如飢鷹摩空，欲下復颺，何等嫵媚。

藏說

乘騎者皆賤，而貴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謂賤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於其心，而堅不可拔者，世之所謂貴者也。然則馬賤而貴貴矣。雖然，今夫軼之而不善，覆楚以威之，而可以入於善者，非人邪？人豈賤於羸哉？然則羸之剛愎自用，而自以爲不屈也久矣。嗚呼！此羸之所以賤於馬與。

健折

書戰國策後

嗚呼。教化之衰也，春秋戰國之間，足以覩世變矣。自共和以及嬴秦，陵夷何其甚與。周平王東徙洛邑，秦遂列爲諸侯。自是王室微，侯伯執政，強陵弱，衆暴寡，征討不稟於王命。王奪鄭人田，鄭人射王中肩，戎伐凡伯，臣弑君子，弑父者有之。然齊晉秦楚爲盟主，假仁義，以尊周室爲名，興師伐國，上軍中軍下軍，步伐有度，列大夫相與應對，爲言辭，抑何退讓恭詳，恂恂長者有禮也。雖無道，繩之以禮，猶懼服不敢鬻爭。下逮七國，詐謀劇而傾危之士起，合從連橫，詭譎不信，要在戰勝，攻敵以相兼併爲能。李悝盡地力，衡軼富國，重法立威。孫臏吳起之徒，以善戰爲齊楚上將。長平之役，白起阮趙卒四十餘萬人，比於春秋，抑又甚焉。當是時，周之禮樂法度，猶存未盡泯者，成康沒而生民不見先王之治數千年，其爲升降，可勝道哉。

讀伯夷傳

夫事有委巷小人之談，而儒者采之，以爲傳記。則其言流傳既久，深入後世之人心，不復考其是非得失，堅持之而不可拔。雖有智者，與之辨別分明，而彼終莫之吾信。昔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並逃於首陽之山，孔子謂其求仁得仁。及孟子之所稱述詳矣。未聞有恥食周粟之事也。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謂「武王以臣弑君，伯夷叩馬而諫」。後世淺見之士，莫不信之，以爲誠然。或反爲文以刺譏武王，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不明於天下也。夫名不可以兩立，而事不容以兩是。使伯夷之言誠合於道，則武王爲亂賊之徒，不得與堯舜並稱爲至聖。使湯武之革命，果爲順天而應人，則伯夷安得爲此非聖謗道之言哉。然則「恥食周粟」者，委巷小人之談也。余嘗考之孟

子謂「伯夷非其君不是」，不知所謂其君者，紂乎？武王乎？如遷之所紀，則武王非其君矣。武王非其君，則必如紂者，乃爲伯夷之君乎？然余又聞伯夷避紂矣，紂既非其君，而武王又非其君，天下安得非紂非武王之君而事之？謂治則進，亂則退也。伯夷也，居北海之濱，是亂則退矣。若武王有天下，又逃之窮山絕谷之中，是不爲治則退乎？西伯善養老，而伯夷與太公偕來，蓋伯夷之歸周久矣。及武王伐紂，惟太公鷹揚而往佐之，是伯夷之老而既死也。使其尚在，則伯夷之鷹揚，更必更甚於太公伯夷叩馬，而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若素不相識者，然夫兩人皆名賢，同居西伯之宇下，而顧漠不相識，此非人情，則其言之虛妄，不待智者而知也。太史遷之作紀傳，唐虞三代皆直書其事，其於伯夷獨增其傳曰之三言，然則遷亦姑存其言，而未必深信其事者與？自秦焚詩書，用漢儒之臆篡亂聖人之經，其國史所書，或蓋失飾，非得之傳聞，而多失其實，其舛謬非一端矣。孟子謂「武成不可盡信」，而於虞舜伊尹孔子百里奚人言之譌謬，皆爲之反覆辨明。又況周衰迄秦，漢紛紛著書之士，掇拾煨燼之餘，聽其言而一皆信之，不復致疑其際，豈不亦好古而失之愚也哉？

春秋發微序

吾嘗謂聖人之心，如日月懸象於中天，而光輝照灼乎海宇。其見之文章，則藏蓄高遠，而不可以一端測也。昔者孔子作春秋，其言甚簡，而其義至深。楚君子左邱明者，去聖人之世未遠，因舊史之遺文，故老之所睹記，及時而爲之傳，其言既非無稽，而公羊穀梁二子復承其師說，而爲之反覆推明，故經文雖樸略，而頗有端緒可尋。後之學者，乃得因三子之言，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在，然則三子之功偉矣。惜乎三子不能盡明聖人之義，而復胸之以舛謬傳會之談也。故曰：左氏失之謬，公羊穀梁失之鑿。夫信三子，則爲三子之所蒙；不信三子，則又自以其私

測聖人，而未必聖人之心之果在於此。吾友沈君兼山，沈潛於春秋之義數十年，其於三子之言，固已熟習於胸中，而要其胸中無三子之見也。靜一心以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未嘗過信前人，而又非執一己之偏見也。然則其於聖人之心，未必盡合也，而其不合者寡矣。書之於簡，命之曰春秋發微。判斷三子之得失，如老吏斷獄。則後人之補苴，自不可少。文境澄澈，如秋水之在寒潭。

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潏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沉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泊，渺爾無垠。天吳賤陽，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臂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放沉，澹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髮髯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漾，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嵒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兒視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浮沈如桂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槐爲之序。獨造奇崛，非昌黎不能作。

沈某園詩序

沈君素園，出其平生所爲詩，曰初卉集者觀余。余讀之終篇，歎嗟不能去。曰：此盛世之風也。古之君子，未有不顧爲清廟猗那，而顧願爲寺人孟子，愷周道，憂黍離者也。夫未嘗有孽子孤臣，伯奇屈原之遇，而強爲怨咨愁苦之言，豈不悖哉！沈君雖然太學生，嘗工舉子業，屢試不遇，而其心愈下，其氣愈和，雍然其德，退然其容，作爲歌詩，雕鉅抉摘，無憔悴之思，無鬱堙之態，身在布衣窮巷，而爲文與公卿達人無以異，則他日沈君之爲公卿達人可知也。雖然，下民之悲愉喜戚，與上天爲感應，欣忭之情，踴躍之節，忿憾不平之氣，太息之聲，充周鬱積，而天下之治亂興衰以出，富貴不足道。吾於沈君之詩，又以下世運之方隆焉。

高偉跌蕩。

送葉書山序

予友葉君書山，將適京師，里之與葉君交游者，皆爲葉君喜，而予獨以爲戚。方今明天子在上，汲汲乎徵才，如有所不及，士之以才稱而至大官者，魚貫相屬也。葉君志足以希古，權足以濟今，射策於甲科，以取爵位，可拭目相待，而乃以爲戚者，何哉？蓋予窮於世，爲鄉人所共嗤笑，葉君未嘗苟與爲同，而獨相信以與爲還往。今年予客張氏之館，每相與飲酒論文，至夜分不散，不聚首而或出三日，未之嘗有。今葉君則又去矣。夫葉君之窮，而與予聚首論文予之幸也。葉君而射策於甲科，以取爵位，焦明矯翼，天宇蒼蒼，使予不得持，置栗而視乎數澤，豈予之所以望葉君者哉？

縱控如意，亦是昌黎舉勸。

恐吠一首別張渭南

士榮於後而虐於今，何害。昔韓退之作毛穎傳，人皆大笑以爲怪；而柳子厚獨喜得之，至爲讀毛穎傳題後文，嗚呼！此其所以爲子厚與。士生於富世，未嘗不爲流俗之所罵謔。然其執得孰失，數十百年必有能辨之者，非獨子厚也。向之不與退之讎，而相依倚如籍湜崔羣侯喜輩，猶得以名氏刺其文之未行，而笑之以爲怪者，豈復灰燼存哉。嗟乎！蚺蛇之生，未有不爲撼樹者，亦見其不知量，至於力之窮，而敵敵以死也。王介甫與段縫書云：「一世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顧忌賢者，而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於心，是以無之焉，而不謗悲哉。」段縫赫然子固猶在今世，而勸勉乎！使人讀之興起者，介甫之文也。張渭南，吾鄉之超然特異者也。而與余相善，余爲渭南恐焉。夫犬之吠，所未見非必日與雪也。其爲日之臨，而雪之積焉者，皆吠之矣。渭南猶可及止也，駸駸焉而不已，吠且及於子哉。

贈方抱之序

新安在萬山之中，勝之爲邑，又當羣山四塞之衝。人於其間，如坐甕盎。自山外而來，層崖終嶺，猿攀蟻附，雖強有力者，常喘汗弗勝。恃其險隘，一人守之，千人不能過也。黟山頑梗無巖壑，足以登臨。水湍悍奔瀉，驟雨則怒濤千尺，霽則凜然而盡一歲之收。支三月之糧，饔餐取給於江右，水涸則舟楫不通，而穀價騰踊。百果蔬菜，價十倍於他州。鯨魚不生，鳬鷺不產，鴻雁不至。無亭台苑囿，以爲眺望之資。無梵宇琳宮之間觀，以爲棲遲之地。余匏繫於茲，斗室蕭條，塊然終日，族戚交游無過而問者。方君抱之，不辭跋涉，辱以顧余。與之語，豁然以明。久與之居，暢然以適，忘其身。在羈旅寂寞而無聊也。抱之辭業通博，又長於篆刻，善摹秦漢以來之字。書其所爲圖畫於山水人物草木花卉鳥獸蟲魚之情狀，靡不研揣而肖似其神。讀其詩，蕭然自放於塵垢之外，不求工而工。詩者莫之與敵。然則君之技能多矣。一鼓而售其才於通都大邑，當必有赫然驚人者。夫豈窘困囚拘爲新安之客邪。雖然，君

去，則余之無聊又甚矣。於其歸也，不能忘言，遂書其詩後，以贈其行。
羈愁之情韻，寄之筆墨馳驟之外。

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覓，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游，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以過其尊府與余游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淋漓遺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與王君書

搢議以舊所爲文十三首。再拜獻王君足下。方今往來都市，側足當道之門牆者何限，搢曾不以身與其間。乃獨排攘俗尚，叩足下之門而請，其非有他意以干足下，嶢然明矣。獨念近世以來，其以文章鳴世者，追逐時趨，日就衰壞。獨足下鑄脾琢腎，辭出於己，淘汰淨盡，邱壑變遷，頡頏古人千載毫毛，不欲有所讓。足下之志，何其與世殊也。搢性椎魯，生卽善病。又僻處窮鄉，無所賴藉，乃冥其心想，追古人而從之。以故凡厥所有，皆與世齟齬，祇可自娛，不堪共賞。閒嘗出以示人，驚見駭聞，非笑則怒。其怒我者，其厚我者也。其笑我者，其薄我者也。今人之懷抱，大抵同矣。前此以觀於人者，既不相入，則後此者，亦可知矣。用是卷而藏之，寂寞以俟來世之子雲，不復與世人相爲酬答，而獨於足下云云者。足下所爲文，非搢則莫之能好，而搢所爲文，固非足下不知也。夫同聲相應，設使古之魁閎之士，如韓愈、柳宗元、生同州里，而畢世不相聞知，雖至今千載，猶有餘恨。然則搢之於足下，可知矣。乃足下之文，搢則已收而寶之，而搢之文，足下顧猶未之見。此搢叩足下之門而請，汲汲焉所不能自己也。世不我知，無害。足下而不知我，則必我之無可知者矣。是以郵寄之於此，用以自決，惟足下賜觀覽焉。

硬語相接，而氣韻生動，神似昌黎。

與左君書

前在庭，見所書汪節婦事，知足下於不善無不識。於善無不欲張而大之。崇德罰惡，勳於曉惡，既歎足下之盛心，居志絕乎人。及句南到皖城，又知足下欲以此事聞之縣令，入縣志，爲節婦留不死於千載。足下之於人，何其思思無已也。雖古仁人之念，無以踰此。然搢視之，此事亦可爲可不爲耳。凡人之傳，姓字存也。姓字何足深據，往往有更易之者矣。方策所載其人，見以爲其人云爾。尚有雷同者矣。且古之著書者，或託於他人以傳，或書存而姓字磨滅，或一書而疑似數人之手，終不可辨。詩三百篇，多不知其作者所自。尙書紀唐虞三代言，勳亦安知當日

史官爲某氏某名也。論語禮經孔子弟子所錄次究竟不知弟子之名氏。左邱明傳春秋或疑非邱明作劉歆必謂之邱明無疑孰非孰是。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其爲此之邱明與不爲此之邱明與未可知也。孔子以邱明自比邱明當爲孔子同時人且先達者春秋傳於孔子卒之後是又有一邱明矣。世第曰左邱明邱明既不一人故以別之國語之書果邱明外傳乎抑他人作乎。司馬遷所稱厥有國語者安知非卽春秋傳或曰穀梁赤漢儒也然亦安知必非子夏弟子邪。戰國策未必一人作也抑其作者爲誰哉。著書者姓字淹沒若此其載於書者安足爲信。春秋書尹氏卒尹氏男子乎婦人乎。李白生長何地舊唐書與新唐書牴牾辨論曉曉卒不白宋朝人有張先者於湖州張先同時皆字子野高下不必等而性字了無所異然則士君子立身行己非以爲名於後世也斬己心之快足耳。堯舜禹周孔子過此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亦不復知矣。世雖不如堯舜禹周孔子固在也其精意流於上下並日月貫鬼神天地存卽其理存其理存卽其人存浩乎四海不足爲大亘乎往古來今不足以爲久且遠安用姓字爲而君子於世之末節小行汲汲焉惟恐聞之不詳書之不實而傳之不廣特吾人好德之心不能自止且以爲來世勸耳嗚呼此又視其文字之工拙何如矣工則其人傳不工卽其人雖傳不顯周以來史籍具在而世人讀宋元之史必不如其讀左史許遠守睢陽頗爲當世所詬訾及韓愈爲作傳後敘而近古來死事之臣流播人口蓋多不及遠者矣。汪節婦事足下旣以書之於紙誅奸發潛卓不可磨又安以縣志爲也。澠之先大父有側室章氏非獨志行可矜乃其撫字之恩有可感者思所以報之末由會郡守修府志欲籍名志中近思之亦不須此略撮所知大概草書一通呈閱寄往節婦傳一首經義四篇此所謂嘆鄉豪以戎菽以負日之暄獻君王足下接之想見啞然笑也。冬寒矣惟萬萬自重不宜。

信口肆筆無非古致昌黎有之

答吳殿麟書

展麟足下，頃惠手書，辭重指疊，大抵閱我之窮，憤我之屈，意氣胸篤，迥出世俗尋常之外。茫然增悲，且感且愧。然竊自思念，僕雖窮，要無足矜。非有屈，又何能憤邪？天之生人，其賦性受性，異於禽獸。故古之君子，戰兢惕愓，以自保其靈明，惟恐失墜。而終其身常在憂懼之中，自善其身矣。而又不忍同類之顛連，乃始出其身以先覺乎天下。其身雖在崇高，而心實存乎抑畏。其外雖若逸豫，而內更益其劬勤。若是者何也？凡以爲天下之民，非爲己也。是故不必富貴，不必不富貴。貴則施澤及一世，賤則抱德在一身。富則有以自厚，其生貧則有以自處。其約時其天明，則與物皆昌；時其陰閉，則與物皆塞。爵廩之來也，吾不拒其去也；吾不留其來也。吾不以一毫而增其去也，吾不以一毫而減其可富可貧可貴可賤。而吾之修身勵行，要不以一朝而變易也。且夫君子之心，豈不欲四海九州同歸於太和之域哉？然而有命焉，非我之所能爲也。今夫隋侯之珠，無網罟不能自出於淵；昆山之玉，無椎鑿不能自達於璞；九和之弓，少肘之弩，無射者以發其機，不能貫魯縞；機屬之輪，駃騠之馬，無御者以執其轡，不能獲一禽。麟不能鬪足而走，鸚不能戢翼而飛。夫挾奇材，懷異質，不能自結於中貴執柄之人，阨於州部嶮巖，無由自見其美。從古以皆然，非獨一世也。如以天下之美在我，不辨從違，不論可否，而第欲從心直遂，是溷暑而欲適其狐貉，沍寒而欲施其絺絺，執獼猴而衣以黼黻，綈裳之服，遇斥鷃而饗以鈞天九奏之音，必不售矣。人不能自見其面，而鑑以照之，則明；彼生而富貴者，其骨相與人殊矣。其外妍覲其貌，而相悅其中，慧聞其言而慚心。於是被之以時服，振之以華纓，輕軀輟步，進退中繩。瑤珥珠璣，其所素蓄也；碧盧照乘，以相投贈也。使天下之男子婦人，寤寐寢興，咸願與人交歡，而恐其不及。有如越女秦娥，淩風獨立而顧，使東家之醜婦，參錯其間，自以爲不類。故妻足不敢前也。夫僕者，天下之類羣醜也。反脣歷齒，蹙額豎眉，衣敝縵之衣，繫疏麻之履，令人目雖無所見，奈何令薪采之夫，與繁華之子，比立而并觀哉？今夫農圃之人，汗手塗足以謀食，商販之輩，賈賤鬻貴以阜財，坐匠之徒，祈生送死以逐利。仕宦之侶，儉榮竊祿以肥身。若夫畝畝山林之士，埋藏於窟穴之中，與世共處，而心不與

處與俗相違而身不與違此亦各有其分願惟上天所命譬如蜚蠊冰炭豈得而強同哉夫崇山狹谷熊虎之所據也人歷其險而懷傷古木蚪枝猿狖之所狎也人陟其顛而惴慄斷港梢溝鱣鮪之所游也人入其中而溺死人既性異於物而人性更不齊若僕者鄙野之姿枯槁之質泉石之耽而澹泊之爲樂僕之不可爲公卿大夫猶犬之不可負重牛之不可急驅馬之不可執馭旋之不可守閫猶暗者不可使言僂者不可使仰短者不可使援生而有疾在其體安得與強梁者並走而爭先邪人世之好尙匪我之心思所能測度也目無不欲至而色之美者未必愛耳無不欲聲而聲之希者未必聽口無不欲味而味之和者未必嗜鼻無不欲臭而臭之芳者未必佩故有以無鹽而濫廁於深宮以下里而和者數千人以創痍之穢汗而齧之流血以大臭之無能與居而隨之不能去好惡者存乎己者也誹譽者存乎人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豈我之能爲謀乎今夫星紀之運江淮之流日夜奔趨無時而止息彼世之勤求富貴以爲尊榮也自我觀之好逸而惡勞喜安而懼危貪生而怖死人情也仕宦者舍逸卽勞去安生而入於危死之地自以爲榮吾不知其榮也自以爲尊吾不知其尊也且夫天下之事非其義則不可以冒其利無其德則不可以邀其福非義而利利將爲祟無德而福福且爲戮古之時未有以爵祿爲榮者也世降而德衰然後諸侯利有其國大夫利有其家庶士利有其職位夫黃金爲丸彈瓦雀於高巖之上人必笑其爲愚心豈乎富貴之爲樂苟得壯其宮室多其妾媵服其輕煖飫其肥甘則雖觸死亡之罪嬰刀斧之誅甘心而不悔夫郊祀之牲在滌三月然後陳肩膊於鼎俎非不榮也然而爲性謀不如其在牢欄之中辟狐豹之皮以爲天子之裘坐明堂而莅宗廟非不尊也然而爲狐者悲其不得一首邱一爲豹者痛其不終一縕霧一人心之靈異於物至於窮達顯晦之交智不如狐豹何也君子者修其在我而已日月不爲黎老之憂懸而稽其隱度雷電不爲嬰兒之恐懼而匿其聲光都梁蘇合不爲服媚之無人而移其臭味君子樂天知命不爲愚氓之冷暖而情其操持獵姚姒之精咀盤詰之華所以蓄吾之知坐思行追默識乎黃帝堯舜孔子所以尙賢

之志。居窮履困，毫毛不敢取於人，所以堅吾之守。見物之生，不見其死，所以長吾之恩。由義以生，其氣浩然，充塞而無所屈撓，所以全吾之勇。天之高，非步仞之可窺也；地之廣，非道里之可計也。君子盡其在我，而人何與焉？蓋明天之道，察地之理，因時之序，安其固然而已。豈能拂天地之經，乖四時之運，以日爲夜，以冬爲夏，以奔忙爲休暇哉？嗟乎！若吾子者，故稱喪其母，而父有癯殘之疾。左右侍養無違，凡七八年不倦。近者父年彌老，病亦彌篤，乃更與同牀而臥，昕夕扶持，不敢須臾違離其寢處。昔賢所爲善事，其親固僕之所厚望於吾子者。比俗之人，富貴爲榮，棄其親於千里之外，定省缺然，疴瘵莫問，其不足勵吾人之歆羨，昭然明矣。誦足下之書，辭不能無慨於中，報章繁贅，惟加諒察。

答周君書

周君足下。僕賦資椎魯，又生長窮鄉，不識機宜，不知進退。惟知慕愛古人，務欲一心進取，而與世俗不相投合。心甚方，雖鑿之不圓，舌甚鈍，雖磨之不利。單身子立，無親舊以爲幕援，無錢財以資結納。無華顏輒語，以媚悅貴人之耳目。日在京師，與縉紳大夫相接見，而舛戾乖違，不得其歡心，而祇逢其怒氣。自分委泥塗，填溝壑，蓬累終身，無復悔恨。足下哀其困憊，賜書勸勉，懇諄篤，咸至愧生。然謂僕必待弋取甲科，簪紱垂紳，而後與其聲華相稱，則與僕之中心，似不比附也。夫天下大矣，古今之人多矣。成規耀巖廊之上，或沈湮草澤之中，或辱身以取顯榮，或抗志以甘窮餓。此其不齊，什伯千萬，皆上天所命，非人力能爲。居其外則互相歆羨，入其中則各極愁悲。子安得以公相之尊，望之與臺之賤哉？且夫應龍之變化，不因回風而載浮雲，則不能飄舉而上天。靈蛇之自騰，無瑞霧則不能無足而遨遊，上下於方澤。方今之世，龍自蟠蛭於巖穴，而雲不爲興；蛇自蟠屈於淵洳，而霧不爲起。雲霧亦時有徒自爲昏蒙否塞，雖有龍蛇之才，能無由自表見也。與螭蟻何以異乎？昔者史魚身死而猶薦伯玉，趙

武所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其在兩漢，賈誼終軍，王褒輩，皆由州郡薦擢得官。當其時，直指可薦，雋不疑，執金吾可薦，勝，衛將軍可薦，鮑宜同坐之法，雖嚴而薦舉之塗甚廣。故曰：不信於朋友，不獲乎上。近代以來，「書升論秀」之典，既廢，卽漢世科舉之制，亦罷而不行。進士之科，煬帝之所建也。糊名之法，狀元之號，武后之所開也。宋及元明，奉爲科律，確遵之而不敢移易。明代復試以八比之文，相與爲臭腐之辭，以求其速售。嗚呼！此豈有天下之豪傑出於其間哉？琴瑟鐘鏞鈞天九奏之響，而以聒聒聒之耳，則不如其無聲。何者？彼固有耳而不聞也。山龍滌火，黼黻之煌煌，而以炫瞽瞍之目，則不如其無色。何者？彼固有目而不見也。故耳之聾者，不可與言雷霆之震；目之眇者，不可與言雲日之輝。蛆蛆胚胎於溷廁，故以關雎爲不芳。螻蛄遊止於鬱棲，故以牼牼爲無味。有司者，美惡出於其心，取舍憑於其臆，毀白以爲黑，譽濁以爲清，以嫫母爲先施，以毛嬙爲麗女。今天下草茅卑賤之士，鶉衣係屨，人所未知，雖復修身潔行，誦詩讀書，明於先王之道，深於六藝之旨，出入於周秦漢唐左馬孟韓之文，欲拾取科名，以求自通於朝籍，而與衡文者素無苞苴之舊，則其人必有雙瞶瞶之疾。是關雎牼牼，不如溷廁鬱棲之美也。天之於人，降祥常少，降殃必多。吉一也，凶悔吝三也。且世異則事變，時去則道殊。朝爲公輔，暮作鉗徒。揚之則在殿陛之上，抑之則居橫街之隅。雷轟電掣，山崩水竭，木槿晨榮，墟烟夕滅。嘗見都市中孺稚之嬰，輕俊之少，游歷權門，妍姿巧笑，善度憎嫌，能迎喜好，珠玉時投，綺紈疊効。此其人福如鴻毛，而莫能入御也。羽翼既成，驟著頓著，良馬輕輿，填塞衢路，揚撲地之塵，騁當途之步，指顧自雄，宗黨傾慕。曾未幾時，不終天年，而中道夭死。兵食淋瀝，法而刑戮及身矣。豪華猶在目，而差舛隨其後。瞬息之光榮，不足以償其苟賤之辱。毫毛之利益，不足以蓋其貪競之汙。世有明達之人，豈足動其瞻企乎？故許由終去挂樹之瓢，無擇竟投清冷之澗。段干木墮垣而避文侯，披裘公負薪而諷季子。顏闔聞魯君之聘，而鑿坯以遁。莊周卻楚相不爲，而往貨粟於監河侯。此皆龍隱其鱗，鳳藏其羽，長爲其飛之機，高翔於千仞，而不爲網羅之所得者也。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豈不然與。莊周有言：「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狗方嚙骨，復有一狗睨其旁，則掀唇歷齒，猶相拒，惟恐其奪之也。人固無庸此骨也，故雖乞者過之，若無視而狗顧以其骨詫人。夫人之寧爲乞者而不得爲旁睨之狗也，明矣。而子將導我其何之。夫春風鼓勵百卉昌，秋霜既降草木黃，自然之勢也。僕年已過五十，所謂無聞而不足畏者。回思幼小時，耳目聰明，筋骨壯健，出與羣兒輩比肩應舉，閱數十寒暑，卒無所成。人生鮮至八九十者，百年則更鮮矣。今已去其大半，精氣銷亡，髮髮凋落，豈可迷不知恥，復使之趨走塵埃，煩亂其心，腸拘牽其耳目，而勞苦其筋骨哉。生本善病，年長則百病叢集，縱使頑然更與羣兒相追逐，必不如兒輩之逢時。尾其後而有獲，雖復倖獲，又豈能長享哉。僕有先人之舊廬，編茅爲戶，屈竹爲籬，門俯長河，與岷江通流。輕舟獨往，揭竿而漁，得魚沽酒，時與牧童樵叟，連行共醉。山南水北，薄田數畝，深耕熟耨，足以備饔飧。藏書三千卷，朝夕諷，聲中宮商，發爲文章，傳之千萬世而不可漸滅。名虛器也，吾取其身後利穢濁也，吾不以置於靈臺。何貴何賤，安居而游衍，何少何多，飽食而委蛇。孰短孰長，吾不知天地之大，一室之小，而披褐以歌詠乎先王。生於是乎邀，死於是乎葬。其生不愧，其死不亡。昔者孔子「曲肱而樂在其中」，顏淵「在陋巷而不改其樂」，竊慕此二聖，故無慕乎其他也。伏惟足下之義，高深不可爲量，而不肖區區之心，敢辟難移，故輒陳鄙陋之懷，惟君子察焉。

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遭罷癘之疾，長臥床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媼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裾穢汗，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

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望外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負土成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游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門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摹寫極真貧而不偃直逼史記

程書原傳

衡書秋官郎程君晉升之尊府諱志洛字書原蓋純孝人也世居歙之巖鎮常以深愛之衷自致於人不見聞之地終其身如一日不求人知而世亦遂無知之者賴秋官之賢能推揚其先人之隱行使之表著於當時而因得以傳於後世秋官之言曰「吾猶及見吾父事吾祖父母時每味爽吾父手執書策趨立寢門傾聽祖父母與居門啓卽入問安否吾祖母嘗謂吾父曰汝何故早起默默喜獨立水坑門外吾父至吾祖父母寢室必先過世父室中間多置小門而吾祖母喜飲泉水因以瓊盛泉水置門內因謂之水坑門蓋吾父晨興立此門者前後凡數十年云吾父與諸父相友受無閒諸父或病篤吾父輒至祖廟中焚香禱祝若欲以身代者然」秋官之言如此

夫古稱舜爲大孝，以其有頑嚚之父母，而又有傲弟如象者也。使弟傲非象，而無瞽瞍以爲其父，則雖孔子之至，下得以孝稱。況在中人以下，庸行之常，非有高遠難幾，足以驚愚而勸衆，何由以自表見哉。雖士之敦行不怠，非以求人知，然爲人子孫闕其父祖之德，使湮沒而不彰，爲文章操風化之權者，知之而不言，使善人君子，無傳於後世，則後之爲善者何以勸，爲不善者何以勉焉。此秋官所以索余文以誌之，惓惓而不已也。府君素不欲以姓字傳於人世，行一善輒借名他人。雍正乾隆間，數舉賢良方正，開博學鴻詞之科，在位有欲以府君名者，而府君輒辭不受。年七十以歲貢終平生好讀春秋及朱子綱目之書，有史鈔數卷藏於家。贊曰：余未識秋官，秋官一見余文，卽以爲今之韓子，因付託以其家傳，不賢而能如是乎。府君雖不過於時，秋官自致通顯，而府君得贈如其秋官，秋官亦可謂至孝矣。然非府君之孝，安得有子孝如秋官者哉。

吳義士傳

吳君爾襄字贊公，歙西溪南人也。少以養親，服賈於豫章。時值漢閩叛亂，樂安鄰逼閩疆，閩寇突至，城旦破。君爲倡率少壯力爲防禦，而樂安得免殘傷。樂安教諭許君者，端人也，義不受賊汗，將以身殉，而夙知吳君行義長者，屬君以其妻子，君許諾。許君既畢命，而君哭之慟，爲經紀其喪而厚資之，以得扶柩歸葬臨川。人聞君名且久，亦以寇告君，君卽買舟奔赴，說邑令同盟諸生於泮宮，更募鄉民壯勇者，共爲防守之計。及王師至而寇平，君率衆迎於道左，且爲民請命。其所以保障臨川者，猶之其在樂安也。饒賊寇新安，君以老母在堂，遄歸省視，至吳城，賊黨舉礮火擊其舟，而君得飛帆疾過，蓋其孝思若爲天所佑云。其後十餘年，君在漢上，夏逆以裁兵故而倡亂，居民洶洶逃匿。君以漢上屯鹽六百餘萬石，匪惟商資，抑且國賦所出，復團結鄉兵固守，而漢陽亦賴君以全。蓋吳君以羈旅暫寓江漢之地，而數爲居民捍禦災患，其智勇有過人者。然其居恆訥訥，人見之以爲無所短長也。

贊曰。天下未嘗無才，而伏處山巖，爲上之人所不知者多矣。夫古者聖王之治天下，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後愚不肖者，皆有以自託，而各遂其生。夫爲天下得人，是故在執政哉。

直序三四事，掃除枝葉，獨存老幹，神味似史記。

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固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疑神，翁輒擊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耶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曉曉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李節婦傳

節婦姓錢氏，淮甯李生之妻也。有子曰甯，甯以書來，求爲其母傳。其言曰：「吾父爲縣學弟子，吾母世爲浙西名族，年十九來歸。吾父念大父母家世貧困，常冀得食祿之榮，以顯其親，攻苦誦讀。吾母勤女紅烹飪以佐之。雖炎暑之朝，風雪之夜，無有間息。歲在丁酉，吾父秋闈試罷得疾，未逾月而殂。甯年甫及周，吾母適生女弟一人，哀毀欲死者數矣。然念大父母在堂，甯兄妹方在懷抱，勉以承舅姑之養，不敢以哀痛形於顏色。吾大母以吾父之亡，

憂鬱成疾，手足不能動履者數年。惟吾母常侍湯藥，雞初鳴即起，至夜分乃就寢息。吾父有弟二人，及諸姑皆在，釋齡。吾母勤撫教之，未飢而與之食，未渴而與之飲，衣垢則爲之煩澗，衣敝則爲之改作。迨二叔親迎，諸姑出嫁，而吾母之辛，勤始謝焉。吾大父常號於衆曰：「吾兒亡，賴有若婦在，乃天所留以存李氏之血食也。」衆載其言。蓋自吾父之沒，及今二十年，吾母年四十，而大母之疾忽瘳，甯亦生子成人矣。一信於斯言，則古陰禮所謂婦德，節婦其無愧矣。其子甯年在弱冠，不遠千里，求一言以揚其母氏之賢，李氏可謂有子哉。

就其子之言，直敘簡淨。

江貞女傳

貞女姓江氏，錢塘人也。其父名煜，以進士謁選京師，將爲岳州守備。而是時吳門有顧君朝樞者，同選得荊州。兩人同在京師謁選，仕又同方，既相知，因相愛。兩家家書至，顧氏生男，江氏生女。嘉興沈光庭者，往來兩家甚習，因爲議婚。及之官，荊州與岳州地近相望。顧君至岳州，遂以宮錦團扇水晶連環授江氏幼女，以爲訂。時兩家子女纔周歲。其後顧君罷去，攜其子歸里。江君亦被議入京補官。兩家音問闕絕。歲在乙卯，有妄人譸言顧氏子病沒。貞女時九齡，聞之悲涕，遂不食，且絕去一切嬉戲事。貞女性幽靜，好讀書，嘗見古今節烈，則於然喜。及聞譸言，每背人而泣。其後五年，江君補官安慶，貞女年十三，一日顧謂其母曰：「兒旬日以來，無故心自驚，至夜輒煩寃不安，寢此何祥也。」語罷，即淚出。而是秋沈光庭以顧君書至，則顧氏子已於初夏之月殤矣。貞女聞之，慟幾絕。然見父母悲哀，乃徐曰：「父母在，兒何敢死。然在四年前，譸言乍傳，心死矣。遂欲歸顧氏，父母憐其幼小，且遠隔千餘里，不忍其去，又不欲重違其志，姑允之。而貞女見母氏病臥經年，恐傷父母心，乃暫留侍。夜則衣不解帶，日則長齋糲食。每謂己身爲他，而一心習苦，以奉父母爲事。父母喜，則女亦喜。父母憂，則女亦憂。飲食醫藥，不以任奴婢。更勤

紡績以佐甘旨。父母偶有所思，必竭力致之。就貞女雖身依父母之側，而欲歸顧氏，其心未嘗一日忘也。既留侍十有七年，將歸。江君使人於吳門，而顧氏書來，以貧乏爲辭。貞女曰：「雖貧何害？吾所求者，屋一間，飯一盂，死則一棺，坯土而已。」越五年，顧君嗣子德煒，復以救死不贍，無家可歸，辭。貞女曰：「予不幸值顧氏門祚之衰，幼叔零丁窮窶，撫遺孤，延先祀，予之責也。卽力有不逮，盡瘁而死，亦可見翁姑於地下也。自是貞女欲歸顧氏，心益迫，浩然不可復挽。乃以卒已之四月，攜僕從乘舟，直抵吳門，先使問。而嗣子德煒詣舟次，執禮甚恭。翌日，齋冠帔吉服以來。貞女曰：「吾舅已亡，吾姑服未闋，何吉可從？」乃角簪布衣以往。其顧氏家人亦皆素服迎勞。道旁觀者咸歎嗟以爲知禮。貞女既歸顧氏，德煒奉邱嫂爲一家之主。正名分，別尊卑，三日而祭。且曰：「待德煒生子，卽以爲長兄。」後貞女棲居，惟女紅是務。其他家政不欲聞。然德煒遇家有鉅事，必偕生母詣樓，就嫂氏商榷。德煒又爲其兄修墳墓，植宰樹，追繪儀容。德煒少年，其篤於友愛如此。貞女蓋得所歸矣。

至性出於自然，雖非聖人中庸之道，亦自不可磨滅。文能曲折摹寫，使讀之者，淒然淚下。前敘結婚處，何其似史記也。

乞人張氏傳

楚之南，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石。流沙之西，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鴻雁。近世以來，天地之氣，不鍾於士大夫，而鍾於窮餓行乞之人。合肥張美之家，在城北八十里之元潭。有女年十五，而同邑馬彥章來贅張氏年

二十八而父母皆已死。生二女，亦死。其舅馬青芝，早死。有三子二女。三子，彥章爲長。彥章年四十餘，又死。彥章死而青芝之二子皆幼，賴張氏以養。其二女，賴張氏以饒。其後合肥，藏連不登，張氏奉其舅青芝及二叔南走湖州乞食，而二叔又皆死。張氏復奉其舅自湖州之桐城，依左氏之廡下乞食，挑野菜以養。當是時，桐之民有欲娶張氏者，而張氏以其舅老窮無歸，相依至死不忍去。青芝死，而張氏年已六十餘，猶聞至余家行乞也。古者婦事舅姑，雞初鳴而盥漱，其禮曠千載不行矣。然吾以爲民之秉彝，不盡絕於人心。縉紳大夫之家，必有隆禮守義，善事其舅姑，與孝子之事，父母無異者，而往往求之不可得。夫縉紳者，衣食奉養之物備具也。然物裕詭詐，禁之而不止。窮餓至於行乞，苟可以依人而得食，不能禁其改適也。然至死不去，而養其舅以終身，豈非其天性之篤，而有過人者哉？惜乎其爲女子，且窮而行乞也。設使斯人爲丈夫，而登於朝，寧則其於君父人倫之間，出其至性，必有建樹非常者。夫天地之氣，不能無所鍾也。明之亡也，金陵之乞人聞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貴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

借乞人以諷世，當有讀之汗下。

遊黃山記

乾隆二十九年，歲在甲申九月之上弦，余與歙縣友人程易田、方晞原、吳韓、封、吳蕙川及蕙川之弟箕浦，共遊黃山。六日而返，遊未能偏也。或請爲記，乃取黃山舊志，補綴成篇，以昭後之好遊者。

由歙城西北行百二十里，至湯口，溪流噴薄，大石間，仰視諸峯，如在天上。及抵祥符寺，諸峯反半隱不見。踰小橋而北，有溫泉焉。泉自硃砂峯而來，窪爲小池，蔭以半巖。石已墜，深不逾二尺，而泉自砂底汨汨起。湖北冷泉出石罅，雨水相和，得不熾。凌冬冷泉涸，則水愈溫。池之東隅有隙，以流其惡水，隨浴而淨。而硃砂泉其氣清芬，故天下

多溫泉，而黃山爲之冠云。既浴，跨石越澗，左行數十步，至桃花源。石徑幽狹，穿一石而入如門。其石有妥有欹，或覆或露，其夾如巷，其長如廊。復穿一石門而出，而老梅布石罅甚夥。當寺右緣天梯而上百餘步，幽壑不可越。以二樹構崖而度，折左紆行可半里，有洞穹然出巖上。洞石瑩潔可愛，深三丈，高二尋，廣半之。洞盡復有小洞，如竇如堂，奧然。飛泉蔽洞門而下，瀉瀉不絕，是曰水簾之洞。出洞循巖，而左有二小洞，中隔如牆，曰餐霞之洞。而山之左腋，有水穿亂石而下，是曰藥溪。溪石廣丈餘，中凹如臼，仰承上流，是曰藥銚。銚左欹而水出懸溜，承溜一石，如圓盎，弁口而中如螺旋。異石五色，白者如珠，是曰丹井。折而右爲蓮花菴，入菴登閣下，瞰白龍潭。潭廣十餘丈，其上大石橫亘，高三丈餘，而藥銚合諸溪之水，從壘石乘高而下，而潭以一石仰承之。其勢撞衝，雷轟鳴吼如雷。潭既受水，淵淖混漾，其深不測。睇觀既久，咸生恐慄。潭上一石，老木垂陰如蓋，下可坐飲數十人。白龍潭今爲蛟龍所穴，從其窟，循潭澗里許，有石負山而立，昂首作咆哮之狀，是曰虎頭之巖。行百武，見大石頽然傾倚，若不勝杯杓者，名之曰醉石。醉石之旁，有泉淙淙，從石壁下曰洗杯之泉。下有伏石，其色上白而下黝，曰停雪之石。入谷半里，有泉如龍，自懸巖直下注，石激而成坎，盈科復下，歷歷成坎而懸。其坎凡八，是曰落星之泉。折而上，石巖中凹而旁，哆層石磊磊，而其上飛瀑懸流百尺，山半大石拒之，激而逆上。自上分數道下注，有橫石長十餘丈，中空若琴，水徑石上，其音疏越。故名其泉曰鳴弦。迴鳴弦泉而上，地皆阻險，行者如鼯鼠之穿林。稍進地忽平曠，有佛舍巍然，是爲慈光寺。寺前後翠木交陰，日光徂落，如行苕蕘中。坐寺門遙睇青鸞峯，其巔若有一人跌坐諦視之，石也由寺左折而北入澗，澗口有石如澗頂，一松據其上，而澗水分流石之左右。石盡水合，其圓中規，其左右之流下，皆石壘，水激而飛，如二白龍蜿蜒赴壑，其左雷有穴，水注之如井，其中石則羅漢級也。級五百，自下視石如梯，自上視水如帶。今亦爲蛟所敗由石右折，迴硤砂溪而上，徑鉢盂老人峯。趾兩崖峻削，捫壁往，忽洞開如門。自是危巒曲磴，傾側逕行。坐石上，稍憩，乍見前途茫茫乎石壁之虛，有庭有除，若戶若樞，像佛攸居，福室齋廚，周於四隅，若有浮屠

持鉢而倚於門閭。是曰空相之廬。空相者石影也。去石影三里許至觀音巖。崖欹立如側蓋。下可容數十人。一壁纔出巖右。一壁中嵌空如仰盂。赤色熊熊有光。蓋硃砂洞也。踰巖跨小塌至老人峯。峯小而銳立。石如老人僂偃之狀。高不盈丈而下臨百仞。無階挽藤上。大石礫礫著松覆之。日影著石。雖盛夏而陰蔭逼人。上歷大陰洞。洞多礫石。巖立過澗陟嶺。則豁然高朗。回顧來徑。已如墮淵底。而天都蓮華仰視猶在霄漢上。數十步峯勢漸逼。山色從嶺上起。舍之越巔而西。有寺曰貝葉石洞。方廣可三丈。左壁峭絕直出水懸溜作聲。一折如墻。其前大石突起數十尺。直當洞門。左劈一峽。凌洞巔。背負懸巖如覆洞口。水不絕如簾。旁一池泓碧。是曰蓮花之洞。去洞復上嶺東行。有巨石當路而中虛。於其中累石爲磴數十級。以上如門。題之曰雲巢。折而上有二松。緣石夾路。枝葉交結。若與遊者相揖。讓名之曰迎送之松。忽巨石仄起如龜脊。左右絕壑萬仞。從脊上踟躕以行。行者皆股慄。今爲石路旁有石平圓。松蔭其上可坐。名曰蒲團。今松不存。過石則二壁夾立如牆。入罅中行。見天甚狹。有松臥其左壁。長數丈。而枝蟠右壁。名之曰臥龍。再折而上。石壁立其中。一松如坐。回顧乃見之。稍進。徑益隘。峽盡石斷。不可前。乃架木爲筏。筏薄而修。下臨深壑。左倚薛壁。僅得度。是曰斷凡之橋。筏窮。更入石洞中。洞三面環阻。徑復窮。仰視洞頂缺若突。天光入焉。乃憑木梯以上。如出自井口。從突降壁。兩壁爭高不相讓。再行稍坦。而老木列植如藩。徑轉則文殊院也。黃山三十六峯。而以天都蓮華兩峯爲最高。登文殊之院。則天都峯在左。蓮華峯在右。兩山夾立如門。而院之背實倚玉屏峯。玉屏峯界天都蓮華之中。亞而平。自遠望之如門限。院之前有台。登台則諸峯皆羅列在後。台下峻絕。顧瞻來時所歷之峯。盡伏處其下。不可見。見遠山如蟻垤焉。天都峯無徑不可登。乃西登蓮華之峯。從文殊院右折而下。鑿石爲磴。不容武。以腹摩壁。屈曲層疊。至山之麓。乃復上蓮華峯。下石壁拆裂數百仞。水道由焉。乃循水道。疊石爲磴。可千級以上。級之受足不盡踵。遊者觸額齧膝。其上石壁如障。覆壓將及頂。級盡。更入石罅中。見天不數尺。兩巖陰陰水激。溼衣袂。再上可百步。得橫岡。循岡東行。抵蓮華之萼。躋而上。且百武。忽

巨石當道如龜，踰石而北，窺其旁有罅，遂闖入罅中。陟數級，有石如門，入門循壁左行，徑不容趾，乃折入洞，洞兩石相倚，見天光一隙。復登降數級，皆自石腹中得寶，倏晦倏明。又陟數十級，有僧广焉，循广左檐上石梁，梁廣不盈尺，其修凌虛，乘之無敢俯視。再轉，而石忽中裂，以木架而度，復抵絕壁，嵌梯以上者二梯。今已易木梯爲石，石裂數十丈，懼不敢升。升則級絕而石抵其胸，以腹附石攀而起，則其石復裂可三尺，跨而越之，乃至巔，自下視巔塊然一石也。及入其中，則重垣複閣，宛轉交通。同遊從壁上相呼，如甕中語，循呼聲求之，乃得出。巔廣盈丈，青石叢抱，中凹若盂，狀如蓮之初綻。坐其上，極望無際，山川城郭，濛濛如在烟霧中，不辨峯之南有峯。曰蓮葉一削，萬仞如柱，而其房未剖，狀如蓮之苞。又其北有卑崖，距蓮峯百仞，田田如蓮葉，中有積水，歷久旱不枯。自峯巔而下，循舊徑至岡，岡忽斷下，臨淵渚，乃鑿壁爲磴，百餘級，級之受足不一尺。遊者肩踵相接，名之曰雲梯。由丞相源而來者，上雲梯，由祥符寺而來者，下雲梯。梯盡折而東，徑稍平，行大壑中，可三里，而石壁巉削千尺，望之如墉，不可越，是爲鼇魚之峯。乃隨壁之拗曲，鑿石爲磴，數百級以上。其旁有二峯，曰懸鐘，曰海濤。乃出新開石罅，其徑如欄楯，折而上，入石窟中，累石爲磴，以出，曰石門。出石門，登平天之岡，是爲海子，黃山之極巔也。黃山之峯皆峭石，拔地數百仞，指天如執圭，如秉笏。遊者絕壁而上，多喘汗勞怨。及出石門，至平天岡，則山皆戴土，甚廣而平。其縱可五里，而橫猶三里，望之如原隰焉。岡多異松，而棋枰松尤奇，高不盈二尺，而覆十圍，枝葉糾結，平密如掌，如席如織文。其上可弈，可容四人坐而相向飲。今爲樓岡之稍起而堆阜者，曰光明之頂。頂突如廣額，高踰蓮華峯，而勢稍平，衍有石角嶄然，崛起於東南，下臨絕壑，而五老峯起自壑中，甚近，視之如小兒。秋空澄霽，登頂而望，日月之所出，沒霞虹之所照耀，匡廬九子，天目以及金陵，報恩之浮圖，瞭然可指數焉。頃之，山半出雲，如白龍滄浮，晃蕩奔逐，四合瀾漫，荒野平布，匝一白無涯，涉極天際。日光射之，如積雪之環周，而諸峯錯出其間，僅見其頂如螺髻，乍隱乍見，其依岡而橫者如岸，其冒樹而拔者如檣。其因風而時高時下如浪，人在峯巔，如乘槎而浮於海。

上。已而輕風驟捲，雲氣迸散。石出山高，島嶼聳峙。向之所見，如幻如泡。一瞥歎之閒，不知其消歸何有。此所謂鐘海之雲也。夫黃山者，仙靈之宅，雲霧之都。舉足而壑壑移焉，瞬目而陰晴異焉。欲觀雲海，於光明之頂爲宜。其在文殊院者，不知有後海。其在始信峯者，不知有前海。登光明之頂，則放乎四海，而莫不來王也。常於積雨初晴日出時見之，然或終歲不一見。余之登山，凡六日而三見雲海。蓋若天所佑焉。由平天岡西北行二里，登鍊丹之臺。臺方廣，可容萬人。俯臨邃壑，深不測。而西北諸峯環峙，如人如鬼，如鳥獸翬物狀以千計。一峯當臺而起，如供几案。上有松覆之如蓋，其名曰紫玉屏。臺畔有方池，或曰丹井也。清冷可鑒毛髮，而松枝倒影入其中，如畫。循臺而下，歷石門之峯。大石橫跨兩山之趾，長數丈，人謂爲仙建之梁。其下通人行，而中有石塔，圓如月。上天下小，類削成。其梁之兩端，各有石倚壁，相對如龜，而上平可坐臥，謂之爲仙床。其一壁有石如瓶，引觥如斟，流水出其中，不竭。謂之爲仙瓶。出石門，乃登鍊丹之峯。峯高八百七十仞，其上有大石橫跨兩山之腹，遠望如長虹，所謂仙橋也。及至橋側，則兩石如柱，一橫石覆之，而左題下浮，右脛中絕，相倚泊，得以不墜。上脊不盈五寸，而下臨深溪千尺。黃山故黟山也。而後世乃曰黃帝鍊藥於此山，其後仙去，蓋黟山之名黃山，自唐天寶時也。由丹臺直出數十步，至海門，懸崖夾立，而中開，黝色如鐵。據門俯瞰，其下直削無底，而羣峯於絕壑中，蒼踊以出，其勢屹岬，如武士之怒立者，甚衆。環絕壑而峙，有三海門，每百步一關，爲闕者三，入其門，徑不容足，如負牆而立焉。傑然聳峙於海門之側者，飛來崖也。其峯高出羣峯數十仞，其上有石卓立，峯端可十丈，磐石承之，而斷不相屬，類飛來者然，而峯因以名。其下有潭，龍伏其中，窺之不可測。投以石，撞擊至數百千聲不已。是曰鐵線之潭。由海門東迤五里許，登始信之峯。峯忽中斷，兩壁巖然，相去可尋丈，下視嶙峋千仞，乃斬木爲橋以度。橋右憑巖，其左空而臨壑。而北巖有松，橫枝直抵南巖，蔽障其空如檻，名之曰接引之松。攀枝而過，陟其巔，則羣峯環拱，怪石兵衛。盡丹臺海門所見者，皆蒼萃而植立其前。左瞰石筍岡，右臨散花塢。石筍岡界兩山之間，而山東爲峽，石起峽中，纖如指，銳如戟。

繁如竹林之筍裂土而怒生者以千百計散花塢亦千峯排列，壑底丹黃錯出如繡。有神仙對弈，貴客旁觀，及買胡獻寶諸肖物之形。而一峯拔壑而起，獨立無倚，可十丈有松焉。其根長二丈餘，蜿蜒出走，未知其幹所在。循峯右轉，則見峯有裂罅，而松於罅中直上達頂，露其半可窺。更旁裂一石，乃屈曲蟠結於峯頂之四周，而橫曳一枝復下垂者，其長猶三丈，名其松曰擾龍。始信峯之西爲獅子峯，自獅子峯東降其巖側，巨石矗立，上平如掌，有松高四尺，其根穿巨石之頂而下，而榦據其上甚堅，名其松曰破石。由石筍岡下松谷，其間可二十里，將至松谷，山漸上益銳，羣石參錯，若有偉丈夫衣冠而立者。其旁有石如碑，中含綠字，與日光相激射，其字不可視。視之雷輒擊去其字，或決欲見之，天方晴旭，行將近，忽湧雲塞霧咫尺晦冥，終莫能見云。環松谷皆山，其自四山飛瀑而下，蓋百數，而聲響各殊，廟之不窮。前後五龍潭，青者黑者黃者白者，各以其水所受之壁色爲名。而天容雲影，人物往來之形，靜映於光明之中，不可名狀。由菴之左折而下曰清潭，石壁青蒼，奔泉出亂石間，匯入潭，有石梁覆其上，而不盡覆者十之三，望之如碧琉璃，循菴而上，可三里，聞水聲潺潺，石色瑩白，與水稱，則白潭也。有油潭者，狀如大釜，巉絕不可卽，跣足蛇行，緣釜眉而窺之，如見其底，而以絙測之，十尋猶不竟，蹠菴以西，有大石當溪中，嵌空如室，激水橫行，聲若雷轟，而室下石竅關通，積水澄碧，題之曰龍淵。去松谷而西，乃至翠微峯，峯高八百五十仞，而嵐光一碧無際，故山之椒皆曰翠微，而此獨以名其峯。有寺在峯之西北，環寺皆古木修篁，其境爽塏，與向之磯角稍異。有石澗橫道，僧橋焉而覆之以屋，以息遊者。自寺西望，有兩峯相並，巉絕而銳，其高刺天，雲之往來於其中者，晨夕不絕也。以其爲雲所徑，故名之曰雲門。西北之山既盡，乃問逍遙之溪，或曰徑塞矣，而心慕之，不能已。黃山之水北出者入池之石，東出者入宜之太平，其南出者入歙浦，而山西諸水合歙浦，徑嚴州而下，侵塘溪，在青潭峰下，蓋西出之水也。晨起就道，見石壁巍然，而壁間石洞嵌空，各異色，壁下卽溪流，峻絕無行徑，沿溪皆怪石，蒸置石阻水，曲折成潭，或布滿石隙，遊者取徑於石上以行，聚足以拾，乃不仆，行益遠，石益異，一石

一態與潭水爭奇。其潭方者如印，圓者如月，長者如劍，曲者如角，行者如銀，止者如黛。石白則潭水亦白，石瘠則潭水亦瘠。憑高視之，如繁星之綴天。溪行十里，道窮一峯，塞溪之澗，老松冠之，不能至。然神往焉。將繇白沙嶺，不竟折入深壑中，有洞深五十餘步，前廣丈餘，中倍之，其後益廣，而一壁間之爲二洞。其右洞中有二池，僧架木爲室，流水出其下，激石作聲，夜分時，光點點如燈出洞外，是曰仙燈之洞。去洞數里，循澗而上，至披蓬，則諸峯皆聚，所見略如始信峯。然登始信諸峯，皆從足下起，人在峯上，披蓬則諸峯環我而逼，峯在人上，道旁一峯下，石戴之，狀如飛來，而其首獨銳。月塔也，塔旁一峯，面平如削，上下渾然，而中橫一尺痕，隱隱如古篆十餘字，可按行數里，抵丞相源，黃山之峯皆直，削無枝，又拔自絕壑，及至丞相源，則陰崖蔽虧，老木森翳，如行墟落，聞出寺門數十武，有溪淙淙，聲乍緩乍急。巨石鎮其中，流平闊如臺，其上可布席而坐，其下可流觴。下丞相源里許，山迴溪轉，有飛泉，自叢薄中騰踴至崖端，而下注澗，注爲瀑，瀑注爲潭，潭復注爲瀑，一曲一潭，疊疊巖壑之阿，凡九瀑懸下，雨過則流急，而飛挂如龍，是之曰九龍瀑。水自是以往，路漸夷，而遙見一峯雲際，五指撮天，是曰仙掌。其外若拱中，皆口栗村，長潭容成之臺，芙蓉之嶺，皆山之支隴，幽麗甚可遊也。而好遊者不能盡。古稱黃山廣五百里，高四千仞，豈虛言哉。余所記蓋登山之大略如此。若其峯之峻不可登，幽泉異石之翳於深壑而不可見，雖見之而難以悉舉者，與夫雲煙之開歛，朝夕晦明之異候，雨暘寒暑，春花冬雪之殊觀，則雖有辯者，莫得而言也。

連山斷嶺，峯頭參差，而氣脈貫通，如絲牽繩聯，是之謂大手筆。盡集古今之筆法而用之，河東小記亦在所包。而於太史公尤爲深得其妙。

遊三遊洞記

出彝陵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輿登舟。舟行里許，聞水聲湯湯，出

於兩崖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折以上。窮山之巔，則又自上龜危滑以下。其下地漸平，有大石覆壓當道，乃偃俯徑石腹以出。出則豁然平曠，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餘尺，廣可十二丈。二石柱屹立其口，分爲三門，如三楹之室焉。中室如堂，右室如廚，左室如別館。其中一石乳而下垂，扣之，其聲如鐘。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扣之，如磐。其地石雜以土，撞之則蓬蓬然，鼓音。背有石如牀，可坐。予與二三子，浩歌其間，其聲轟然如鐘，擊助之響者。下視深溪，水聲冷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尋，其下有徑。采薪者負薪行歌，縷縷不絕焉。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爲忠州刺史，而元微之適自通州將北還，樂天攜其弟知退與微之會於彝陵，飲酒歡甚，留連不忍別去，因其遊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二公，皆以擯斥流離，相繼而履其地，咸爲詩文以紀之。予自顧而嗜，誰擯斥予乎？誰使予之流離至於此乎？偕予而來者，學使陳公之子曰伯思，仲思予非陳公，雖欲至此無由而陳公以守其官，未能至。然則其至也，其又有幸有不幸邪？夫樂天微之輩，世俗之所謂偉人，能赫然取名位於一時，故凡其足跡所經，皆有以傳於後世，而地得因人以顯。若予者，雖其窮幽陟險，與蟲鳥之適去適來何異？雖然，山川之勝，使其生於通都大邑，則好遊者踵相接也。顧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美好不外見，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

於人世間境象之離奇，吾心中情思之縹緲，曲折縱橫，無不如意，筆力殆由天縱。

遊百門泉記

輝縣之西北七里許，有山曰蘇門山，蓋卽太行之支麓。而山之西南，有泉百道，自平地石竇中涌而上出，纍纍若珠然。衛風所謂「泉源」者也。匯爲巨浸，方廣殆數十百畝。其東北河上有佛寺甚宏麗，寺西有衛泉神祠，祠西有百泉書院。明萬歷時，縣令紀雲鶴築亭於水之中央，其亭三室，室重屋，可遠眺望。亭外廊四，周廊之內，老柏十

數株蔽日。長夏坐其內，不知有暑也。其水清澈，見其下藻荇交橫，叢密而水上無之。小魚蝦蟹，無數游泳於其中。猗鷗馴鷺，好音之鳥，翔集於其上。有舟藏其旁，可權。亭前爲石橋，過而東南，爲屋三間者二，皆夾窗玲瓏，石戶障其南。水自戶下出，其流乃駛，溉民田數百頃。世俗謂之衛河，自此而南，經新鄉，東趨衛輝之城北，合淇水，歷濬縣，館陶，臨清，入漕河，以達於海。昔孫登嘗隱此山，阮籍詣之，不言而嘯，嗚呼，使余不幸而生於登之時，其踐履亦將與登同邪？登謂嵇康曰：「予才多識寡。」而其後康果見殺。雖然，使登不幸而生於登之時，其踐履亦將長居此土邪？然則隱者之生於世，其又有幸不幸邪？余自幼讀詩，知衛有泉源，稍長，又知泉上有蘇門山，思一見之，無由。今老矣，乃得終日憩息於此，是則余之幸也已。

點綴之工，寄託之遠，文章中洞天也。

冷峭似子厚，而風神曠逸，又似永叔。文至入妙，殆不可以一家形似之。

遊萬柳堂記

晉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爲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無所愛惜。既成，則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終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爲之。夫賢公卿勤勞王事，固將不暇於此，而卑庸者類欲以此震耀其鄉里之愚，臨胸相國，獨公，其在廷時，無可訾，亦無可稱，而有園在都城之東南隅，其廣三十畝，無雜樹，隨地勢之高下，盡植以柳。而榜其堂曰萬柳之堂。短牆之外，騎行者可望而見。其中徑曲而深，因其窪以爲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叢葭雲水，蕭疎可愛。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師，則好遊者咸爲予言此地之勝。一至，猶稍有亭榭。再至，則向之飛梁架於水上者，今欲臥於水中矣。三至，則凡其所植柳，斬焉無一株之存。人世富貴之光，其與時升降，蓋略與此園等。然則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貴。彼身在富貴之中者，方殷憂之不暇，又

何必腴民之膏以爲苑囿也哉

感寄高遠而文境奇創。求之前人，不得其形似者。

寶祀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寶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寶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寶城。」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也。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寶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刀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盜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賊流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叢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與？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縉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章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脩經精舍記

昔者聖人作經於千載之上，而千載之下，萬物之象，兆民之情，無不備具其中。經之爲用大矣。及秦有天下，李斯焚燒之，而經以亡。漢之羣儒，區區掇拾白首而不治他事，然後章句粗明。然其鑿空附託，以至喪失其真者，蓋十四五矣。自孟子生當戰國之世，其所謂武成，非今之武成，猶以爲不可盡信。況遭秦火之後乎？然則學者之於經，亦在善取之而已。夫士必通經，然後可以出而友天下之士。今世之士，惟知決科之爲務，其有以經術倡道於人，則人皆笑之。科舉之制，比之秦火，抑又甚焉。余自少時，嘗有志修葺而碌碌奔走，無須臾之暇，因循怠曠，以至衰老，卒無所成就。每反己內顧而慚，而吾友謝君香祖，築室荊谿之側，率子弟講習其間，名之曰侑經精舍。古之人已食而益勸之使食，則必出華美可愛之物以侑之。六經之道，可謂華美矣。而重以山川之勝，室廬草木之幽芳，其味殆有咀之而愈出者。抑余聞之鄭氏康成，遊學雍并兌豫之地，久之乃歸。今香祖不出戶庭，而儵然自得於一室之內。昔之人任其勞，而今之人享其逸，則其道之久而愈明者，非可以淺求已也。農夫之於耕，商賈之於貨，賄不待智者而能之。讀聖人之經，茫然而不知其故，則以未嘗久於其道也。夫聖人作經，以垂教，豈其遠於人情，積歲月以求之，則其理將不煩言而自解。故善讀經者，其視聖人與農夫商賈無以異焉。香祖老農也，吾知其習於耕者久矣。

斷斷續續，若不相承接。格局甚奇，而其味淵永。非淺識者所可易知。

無齋記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鼻，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於其間，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警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

壯麗。明童豔媛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欲羨於富貴佚遊，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萇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明其一身之苦，而第以羨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既善矣。余性頗而愚，於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所有者，我皆下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力，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於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猶有此身也，使其並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昔人論文，以莊周爲神於怒者，故其言足以驚駭世人之耳目。試誦此文，與聰者聽之，猶若耳聾三日。

家變翁畫像贊

翁之才，雖不見設施，而凝然古處，何羨乎冠佩之陸離。翁之德，如玉之在璞，不於身，於其子孫，其權惟翁之自握。瞻彼淑配，援手之耦，宛芳顏之如在，倏陰教之猶存。左圖右史，煎茶者童子，維翁之葛巾野服，而嘯詠乎其中，無愧乎幽人之素履。嗚呼，以此畫像，高置之北堂之上，而孝子慈孫，侍立於其旁，幾無分於真妄。人之生世，其能幾何，惟爲善者之有後，乃以不磨。翁之心，澄以皎兮，翁之貌，端且好兮，更百千而萬祀兮，子子孫孫，其永寶之。

方禮林墓表

方君檀林嘗從其叔父夢堂服賈於豫章經營鹽筴之出入計無弗周而其家因益以饒裕然君爲童子時從塾師讀書類悟已異於常兒雖其後業在賈遷而讀書好學至老死不倦故其見理通明億事矜審幾務之來揆度有無不當雖當時名卿大夫皆樂與交遊有以事就商校君代爲籌畫竭一己之忠誠而悉以中其窳要以故卿大夫書札問訊無虛日而君手答之一日嘗至數十函蓋其才之精敏如此惜乎其僅用於鹽筴豐裕其一家而已使推其智能以施於邦國天下則其所能豈出當時之卿大夫下邪彼卿大夫不能以諮之於君而君獨能之乃天不以卿大夫任君而顧使不能者冒卿大夫之任此可太息而爲天之位置斯人者憾也世之君子遭時得主能爲國家建一世之功及觀其門內愛惡相攻或至詬誶紛爭之無已君之於家事治矣而顧謂其不能施之於邦國天下吾不信也方君爲漢黟侯之後裔其二十一世祖弦始遷居歙之銅山路口數傳而至君之尊府怡園既沒而君之祖鹿村乃終君以孤童子承祖父後故夢堂謂其宜樂舉子業而從其叔父侍繼祖母朱太安人於豫章而君之母汪太安人方家居在歙君於經理離務之暇每歲終輒涉彭蠡潯陽犯風濤之險以省其母氏於家及朱太安人卒君扶柩歸里乃更構閣於家園而偕其弟匏舫以其承母氏朝夕之歡黃宗祠修家乘而又以方氏家於新安或遷於外邇其支之分爲十二者會而譜之君之居家甚儉及其遇人之急難則傾身救之而於宗族嫗親之貧寡尤撫恤之甚厚蓋君雖不仕而其孝友於家澤及里黨固可無愧於當世之卿大夫也而君之配汪太安人者又能相夫子以成君之賢以播其聲於不泯方君既隨叔父客於豫章獨母氏汪太安人在歙太安人以一身兼內外之政上奉堂上之甘旨而其家之上下大小飲食衣服一皆仰望於太安人太安人自米鹽薪火以及開闔盤滂縫紉澣濯之微皆獨任其勞動其家一人未食不敢食一人未寢不敢寢方君好客多交遊太安人於祭祀賓客之供靡不極其獨深及方君居朱太安人之喪惟太安人能贊苦塊之所不及而悉中於禮而倥傯之餘間視汪太安人愈益勤既汪太安人病在牀而太安人掖臥起侍湯藥無須臾稍懈病篤則又剖股和藥以微

卒於萬一之生。方君自以業賈，恐其後嗣遂廢詩書之業，以隕其家聲。故其教子獨嚴，惟安人能左右提撕，無世俗姑息之愛。卒其子大成，嗜學稽古，才足以建名立業於時，今爲邑之廩貢生。安人之父既沒，而安人之昆弟相繼殂謝。安人攜其孤於家塾，俾與其子共學焉。安人體素羸，方君之弟匏觴沒，而安人於其時有寒疾。方君歸而安人以君之篇於友，愛痛已深矣。不欲更以己之疾，重夫子之憂。終匿以不告，自是疾遂劇不起。方君以乾隆之二十年十一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二。而安人先君之卒者八年。方君諱善，祖字聖述，禮林其別字也。君既卒而君之族子弟，素欽君之才行者，又爲之私諡曰敏毅先生。安人世居歙之芝黃里，父曰芝秀，大成以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合葬君與安人於歙東之勳充原。友人吳亡已銘其墓矣。既二年，大成乃復推揚其先人之德，附余論次之，以表於其阡。

敘述禮林夫婦兩人事蹟，只一氣轉薄而下，何等力量。

吳君墓誌銘

吳君諱闓，字崑上，歙縣人也。吳氏自唐左臺御史少微，十一傳而遷歙。又十四傳而遷歙之嚴鎮。曾祖諱銑，祖諱文翰，父諱正通，世有隱德。君生而穎異，頭直目端，不習而能。經史百家，勦窮其奧。年二十四，補縣學生，赴順天省試，入成均。衆皆謂君將大興吳氏之門，然六試秋闈，輒報罷，乃慨然棄去。嘗南登會稽，遊建康，踰絕塞，入雁門。經子推之故城，弔公孫杵臼之遺蹟。其後復西陟匡廬，上滕王閣，與今侍郎曹公地山，及江右名流相廣和，能洞徹秦漢以來文章之真贋。爲詩歌古淡簡遠，開發爲雄肆，酒酣輒喟然曰：「寄於天者，人豐之，窮於數者，學通之。」蓋君雖捐棄科名，而於學問文章，未嘗須臾怠廢。誠不忍其沒世無傳於後也。自君之大父家已中落，父益貧。君以授徒爲生，所得修脯盡以供其父母。而獨與妻室程氏，忍飢操作，卒不使堂上二老聞知。踰年，父母相繼沒。君方

奉命往豫章中途聞風而返痛不得親視含飯故自號曰梅堂君既遷廢疾手足拘攣然歲時值先人諱日或展懷畫像必勉力使人扶拜涕泣交橫偶食時食輒念先人或啜箸不終爲食有兄不事事君以貧諸生供養其一門男女以長以立婚嫁既畢謂可無勞心力而君亦長逝矣初君隨父往豫章豫章僑遊最重君念君家口繁盛合白金千兩以相補助君付託不得其人蕩然悉歸無有人謂君且將爭訟而君一委之於命不與毫毛計曲直舊遊復合金如前而君疾作君乃愴然自咎其時命之窮且惟恐以我負人扶病遠涉千里卒出已資各於其人之金並其息以償獨身衣敝袍而歸居恆言貌循循至其臨禍福利害則一斷以義命而無纖芥遲回眷顧之私君以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子一人定邑庠生女適程家璣早卒定從余遊以君卒之後二月當四月之二十三日合葬其父母於古塘村之英山而使人請銘於余銘曰

厚君以生而薄於其遇遂止此也祿位以昇庸愚而英賢獨否也天混混而無言兮孰知其以也君固一視乎窮通而何分於生死也身既癯殘而志不忘乎書史也蓋君雖亡而有不亡者存人皆謂君之有子也

下殤子張十二郎壙銘

下殤子張十二郎名若盼康熙癸巳十月三十六日生辛丑七月十日死瘞龍眠山封壇之麓盼九歲從余受書學句讀甫六月餘日而病病未及旬而死悲夫盼性緩每垂髫自內庭徐徐行至學舍北向端拱立長揖乃就坐又徐徐以手開書冊低聲讀讀一句視他人殆三四句者讀畢或歸早餐又徐徐行如來時狀余嘗指其兄以爲笑一日日已入日午所授書未能誦余撻之嗚呼余早知其如此而督責之奚爲也銘曰

龍眠之山兮幽且阻惟汝之居兮與汝之兄聚式相好兮終古

姚南青五十壽序代

石農先生，其曾王父，官大司寇，於狂獄多所平反，積陰德於天下。其王父知湖廣之羅田，稱慈惠愛人。其先君子獲修先生篤學，爲諸生不售而早卒。太夫人守節自誓，石農方垂髫，其弟季和猶在襁褓。太夫人辛勤教育，以至成人。而石農弱無他好，獨刻苦讀書，一寓目輒能記憶，手披口誦，無朝夕寒暑，不惰以動。於古聖賢之經傳諸史，百子探涉，奧窔淵源，穿貫爲文章，窮幽陟險，動心駭聽，而義法不詭於前人。乾隆之初，薄遊京師，一試於鄉，再試於禮部，皆冠冕多士，遂入翰苑，名聲留於人間。人謂天子方將大用之，而忽休官以去。士終日塵埃之中，東西馳逐，豈能於國家之闕遺有毫末之裨補哉？徒自爲勞苦艱難而已。一日舍之而去，蕭然如涸魚之適江河，如狙猿之逸出於欄檻。如冬之塞外，得大裘而術之。龍眠佳山水，石農讀書其中，學道日益深，行身日益謹，爲文日益富。天將以大成石農，故福庇之如此。石農安受焉。回視官職之去來，僅與塵埃比，藉使石農不得歸，雖貴爲卿相，其於古人未必能大肆其力，以追媲之不少讓。雖然，石農豈終老山林者哉？盛衰消長，密移轉運於大化之中，如環無端。石農之名，天子既在所熟悉，朝之士大夫亦罔不聞知。天蓋將老其材，而因降之以大仕也。昔公孫宏年已七十一，一旦起布衣爲漢相。今年八月，石農纔五十壽耳，昔人所謂艾而服官政者，其於大任固可優游俟之。余於石農爲同年進士，同官相得也，而係縻於茲，不得躋堂稱兄。顧獨誦南山有臺之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石農壽，則其終爲光於邦家，必可知也。信手寫來，古致終不可及。

謝氏妹六十壽序

吾父母生吾兄弟四人，又女弟三人，家以娶婦嫁女而益貧。吾伯兄鄉舉，謁選官於徐溝。時吾母尚在，乃以道遠，不獲迎養，藏恨於終身。二親既沒，伯兄始起官黔之普定。伯兄沒，而余始爲博士於黔，傷哉貧也。子欲養而親不

善事其兄，情至禮俱。庇其兄子，過於己雛。尤於朋友，摧膈磨膚。相責以義，言不囁嚅。同里左丈，一心相於。生闕死別，終始不渝。屢見於文，哀情既鋪。逮其子孫，眷眷呵噓。不材如梟，舉世擲榆。公獨左顧，栽植其枯。雖之灌之，使之榮。等提之挈之，免於飢驅。誘而掖之，振瞶開愚。卒令頑鈍，稍識夷途。歲在癸丑，詔徵鴻儒。公以搢應，瑟盭以竿。我營薄祿，過願所圖。喜動於色，背汗有濡。槐試而驟，公每不愉。愀然累日，頓足長吁。歷數平生，游好之徒。苟其傑立，輒見次且。豈彼蒼意，固與人殊。我實卷曲，分甘泥塗。而厪公念，乃至斯乎。當公少日，備歷崎嶇。匪敢玩愒，愈勇讀書。其治三禮，半在囚拘。死而後已，其生不虛。公既歸里，幅巾袴襦。治城之北，有山有湖。水亭風榭，嘉木扶疏。跳波出曝，穹龜長魚。賓朋燕集，不廢舊畬。九治士禮，積疑未祛。乃今十治，早夜勤劬。屈指成就，當在秋初。天桃華灼，攜我嬉娛。登樓拾級，不賴人扶。謂公豐饒，百年可逸。詎知背面五月而殂，公乎何忍不我少需。嗚呼，公之名德，照耀海隅。年踰大耋，尙何煩紆。惟其平昔，師友諮諏。望望不見，於爲歎歎。尙憂尊賢之義，知己之感，信手敷輸，情文備至。

祭左蘭齊文

嗚呼，君之長於余者，二十有七年，而忘其年齒，以與余相後先。余與君世爲姻戚，君丈人行，而折其行輩，以與余相頡頏。余何以得此於君哉。豈余之能賢，抑亦君之虛懷樂善，故不計人之媼妍。昔在熹宗，紆閣竊勢，挫其狂鋒。史稱忠毅，赫赫厥聲。君實其裔，忝君所爲，先業可繼。而老窮山，嘯歌適志。凡所蘊藏，百不一試。君在山中，左圖右書，池水瀏瀏，映蔚芙渠。垂楊匝岸，潛有嘉魚。千章之木，繞屋扶疏。佳花異卉，環植階除。花開之日，照耀里閭。呼召僚黨，薦酒陳蔬，作爲詩歌，聊以自娛。君之爲詩，不求名聞，寫其衷情，高齋逸運。與古爭長，較量分寸。元淡之中，自抒芳韻。如置崇蘭，層崖千仞。千秋萬世，傳其可信。我生飄泊，在外日多。君亟思我，莫之如何。我有致書，君黏在匱。

思我不見，循環誦讀。我之來歸，君得聞知。不俟安次，馬迎以馳。誨我以仁，接我以義。淋漓酒危，從容鴻議。今年正月，我詣君家。君猶健飯，勸履無差。我告君歸，未及半歲。如何不淑，而遽長逝。我有懷抱，誰與同傾。我有文章，誰與譏評。我與世遠，惟君交契。而又奪之，天乎何罪。昔君之存，不著言論。然小人以爲可憚，而君子以爲可親。今君之沒，猶此鄉鄰。然規繩自守者，無與爲徒侶。而輕儇相尚者，無與爲陶甄。嗚呼！君子制行，可謂無咎。其於詩歌，可用不朽。年八十七，可稱上壽。而子孫繩繩，世濟其忠厚。何憾於天，其爲之疾首。惟其婚親之情，久故之知，念君之不可再見，而余將疇依。

情文斐亹，奔赴筆端，不可抑遏。

祭張十二郎文

嗚呼。孰謂汝方在蒙養也，而忽焉影削不保。其向聚之形，天固將使汝若斯而已，不如無生。嗚呼。惟汝與我，師弟之分，蓋猶未及乎周歲。而遂舍我以去，使我獨處之亮亮。嗚呼已矣，與汝永隔矣。我言之而汝其能聽。

言當則簡。